
四庫全書
集部

文毅集卷十四

明　解縉　撰

碑

資善大夫户部尚書郁公神道碑

國朝復先王之典禮所以付任才能用彰舊典裁成輔相以全天下之士保其初終恩兼新故大小之臣咸稱職業班班有可稱道者豈惟天祐國家而賜之以多賢

亦國家深仁厚澤有以積累克稱天心也嗚呼豈不盛哉洪武戊辰歲予以年少擢進士為中書舍人直翰林日侍講華蓋殿中時時引選官居前講官不避即顧問可否輒以直對一日見鳳陽郁公於儕衆中姿貌魁偉音吐洪暢威儀整齊心異之上果賜名新即命戶部度支主事度支掌內帑賜予內直所與文淵閣相邇也會嘗與之議論練達經歷久相善也未幾公陞北平部郎中先是戶部其屬有四是歲分為十二故有是命進階

奉議大夫二十四年超授嘉議大夫户部右侍郎每奏事廷中玉音顧問天下地理陰陽户口漕運之數民間利害無巨細皆響應無所遺謬在廷之臣莫不以為難而謙然每事咨度具屬能者未嘗以精敏自多名位自高人又莫不以為難及考滿遂陞尚書益寬大得體不為瑣屑授資善大夫喪母歸葬鳳陽賓客至者數郡蓋公生平慷慨急於義饒財而好施尊禮儒生雅志喜交游不為冷熱變親戚有急患難不避雖國家能曲成人

才如公之才亦可謂難能者也今永樂三年八月五日
公卒於官上賜棺斂祭之為素服輟朝一日士大夫咸
以為榮公本蘇州吳縣人曾祖和祖仲瑜父德字銘本
母某氏祖父以洪武初遷鳳陽公隨而家焉夫人嚴氏
尤善理家公於家事不以為言而井然有條理無不舉
公生至正丙戌正月十四日享年六十子彬字孟文將
奉公柩歸葬鳳陽臨淮公嘗托予銘墓而神道之碑亦
不可無刻詞也乃序而係之詩曰

泰運肇開賢彙生巨細咸植勳業成有憒布衣位六卿寛裕强敏豈惟承有善不伐貴不盈人道不惡天所矜有崇斯阡其永寧

中議大夫吉安路總管劉明道神道碑

元季亂興蘄沔江右最先被兵列郡瓦解既陷而能復者惟吉處羣冦之衝與之百戰終不為屈國朝兵至率先圖效服陳友定者亦惟吉安吉安忠義之士固多有之若起齊民興義兵保其全節子孫庇賴之鄉人追思

之題其墓曰元中議大夫吉安路總管劉公神道碑惟於明道見之明道常容游元都時方溺於承平人情偷惰權倖縱横即私謁所親曰觀天時人事不久亂將作矣所親亦竊怪其言然謂劉公多卓識不輕遽言之公更以語先君子先君子憮然曰吾意政爾為之奈何子先歸明道即促裝南還於是明道以大臣薦為袁州分宜縣尹以母老辭不赴壬辰之秋鄉人親戚多勸挈家避匿即奮曰大丈夫死即為忠義鬼豈能向草間求活

請勿開口吾慮之久矣傾貲發粟名募壯勇一日數千人造戰艦連營江上招撫流亡人情悅服未幾下流羣寇數萬議曰劉某結營江上郡城之鐵壁也鐵壁一摧上流可長驅而取矣逦幷力來攻百計禦之羣寇敗走月餘復至連營築堡誓將必克連三大破却之郡城以安監司郡守奏為吉水州判官繼以功陞同知復陞知州宣命下俄陞吉安路治中兼義兵萬戶時江西行中書省距吉安上下五百餘里內多寇兵刼掠乃遣從弟

成治兵江西防遏上下五百餘里肅然歲薦饑所活甚衆參政全普菴撒里都事吳伯都剌皆總兵分省於吉漫不事事惟公是倚孤軍血戰屢建奇功事聞於朝朝廷遣使慰勞擢爲中議大夫吉安路總管兼管內勸農防禦事拜命於家人共榮之僞漢主陳友諒遣其大將熊天瑞戚兵來攻與之力戰幾獲天瑞吳伯都剌遣其將搭普來援反降之爲先導公軍稍却天瑞即長驅上流全普菴撒里吳伯都剌宵遁衆大潰公收殘兵保壘

以娭而元兵終不至天兵南來公竟不屈卧病卒於軍時乙巳六月十一日也公生元大德甲辰諱昭更名永武其先吉之安福人曾祖宗政宋袁州司户祖天驥元進義副尉會川路同知知會通判事父仁壽元從事郎歸仁州判母李氏娶王氏江州路總管璋父之女子與簡通溥環勝孫士瞻澄彦濟士鼎士林彦鴻曾孫季安中興季隆予先君子後歸與公共事而予之猶子禎期其曾孫壻也通溥屬之與簡之外孫麗振舒求刻辭於

神道之碑公墓在淳塘之原其辭曰
似漢諸侯世業儒歷千百歲膏澤腴桓桓吉州少也孤
力學行義忠孝俱手捧日月天一隅志通金石死不渝
慶流後昆善譽孚峩峩高墳世楷模

知思明府黄公神道碑

明朝列大夫知廣西思明府黄公墓在鄉之莫蔔嶺翰
林學士國史總裁吉水解縉紳刻其墓道之碑曰黄
氏系緒陸終之封於黄今湖廣黄州故國也春秋時與

會盟尊周室後併於楚子孫益顯且蕃思明著族宋仁宗時狄武襄奏補成忠郎居思明周南岸之離山相傳卜吉連世有官至訓武君二男長游元都累官奉政大夫同漢陽路次襲知思明州元世祖命鎮南王脫驩討交趾為嚮導供給從王入朝世祖悅之手撫其背親酌賜之衣服金帛授勛虎符龍虎上將軍廣西兩江道都元帥仍思明路軍民總管是為公之高祖至武毅將軍兼南寧路總管諱克順是為公之曾祖其諱萬山公之祖也娶

於萬承許氏六子皆賢武畧將軍思明路總管賜金虎符諱武勝公之伯父也繼為總管陞擢廣西兩江道宣慰使司都元帥諱武宗公之父也母夫人龍舟趙氏杞梓盛宗世儲休慶公諱忽都字朝顯弱冠而孤時方大亂隣寇陸梁鎮之以静撫民治兵以俟天命後三年為洪武戊申國朝兵下廣東轉指南寧即遣送印章受約東以歸民皆安堵不知有兵明年己酉詔以思明路為府賜誥命印章民仍憚之戒莫敢犯暇則與其屬人弋

游娱樂講習禦武其屬人皆親附之境内晏然安堵後
十八年爲洪武丙寅十萬山象出害民稼穡詔兩通侯
率兵二萬餘驅而捕之建立馴象衛思明府公率其民
助治城塹嚮道窮山險峻驅除獸害未幾得白象以獻
太祖賜賚之甚厚因言地瘴僻遠不足立衛又明年有
詔遷衛横州明年己巳三月二十日公以疾卒生至正
丁亥五月三十日享年四十有三夫人趙氏先卒生子
廣平時年十二繼室英氏海北道元帥知上思州諱傑

之女生子廣成甫七歲英氏扶持其家後三年廣平襲為知府年十六卒又六年廣成入朝嗣為知府比歲從征不遑啓處公先葬在鄉郍壠卜云匪吉壙有水泉廣成咨詢謀度夢寐慘傷以永樂元年癸未始得吉所仍舉趙氏合葬去水泉得高爽而墓道之碑未有刻辭流涕而跪曰余家守此將三百年而當兩世革命之際前有訓武公後有朝列公實寵綏之不有彰微其何以示子孫俾思明之人有所考見哉斯言亦信可書而刻之

廣成字靜學有子九人長曰玹今為丘溫衛指揮次璘瑢瑗璣琮琱琉瓛其辭曰

思明黃氏世閥閱宗里再紀疆里截元室肇基光烈烈錫以虎符熏玉節歸朝稽首刃不血黎民安堵無阻阸耕鑿豈知蒙帝力家慶綿綿由善積與國咸休子孫食我銘斯文永康吉

贊

楊忠襄公贊

奮舌罵虜刺血書裾利不可誘威不可驅處死生之際
存萬世之綱堂堂遺像日月爭光

楊文節公贊

文章足以蓋一時清節足以勵萬世著書立言攄忠論
事懸車逸老志不忘君鳳凰麒麟景星慶雲

胡忠簡公贊

忠足以抗權臣義足以折敵國日月爭光正言卓識激
起士風回天之力

胡剛簡公贊

濟邸之寃史相之權抗人所不敢抗言人所不敢言褒封襲爵振後光前

蕭將軍齊像贊（并叙）

蕭將軍諱齊唐宰相復之後有諱儉者觀察湖南因家長沙子孫避馬殷亂居廬陵舅氏楊輅仕楊吳為門下侍郎因請獻書拜武寧令時縣令兼掌兵權故稱將軍吳私茶禁嚴塗人表八卦販茶武寧捕擊當死將軍憐

而釋之迺獻墨潭石牛潭為葬地石獅潭以居石獅潭
今吉水螺陂是也子孫奕世顯盛將軍没後遂葬墨潭
夫人周氏築石牛潭鄉人因廬陵舊宅祀將軍為神能
敷祐於人今觀遺像猶使人凛然也然比觀舊所見者
色正白而此微赤殆傳寫之訛耳遂贊歸於武寧之賢
孫云贊曰
帝王之裔將相之世熊虎之質爵禄之器才豐年嗇德
溥末施没而為神慶流後昆凛凛生氣靈明永存

遺安周公贊 并叙

公諱潤字仲德豫章公天驥元孫也少師劉岳申先生及季大父儀之通易春秋遇亂後以已田給貧民優游隱居以終永樂甲申其孫忱擢進士為翰林庶吉士以畫像請贊曰

能推已之所有以與人又不近名學不自用而以教子孫俾之有成茲非所謂隱德者與其壽考康寧得理之常貞者也

徐隱君畫像贊

此其壯也湖海之元龍其老也商顏之綺翁結交當世之名士而不可挽之于顯融是惟以詩書忠厚淑其子孫而可為善人之宗也

徐隱君贊

系萬石之名家守一經之遺訓抗志節于浮雲得天地之委順視東湖之曲與鑑湖之濱所遇不同藹然四序之皆春也

制江行中書省檢校許公畫像贊 有叙

公諱洪字彥章初仕為兵衛幕官有名陞行省益自振起早謝事歸鄉為學甚力詩文清潤可傳誦然貧無貲晏如也子鳴鶴以書選入翰林以畫像求為之贊贊曰

玉雪春溫之容稱其所存於中芝蘭秋霜之譽符其所飭於躬其達雖一命而無愧其退隱不怨其窮左圖右史庶幾屢空至今視其彷彿猶可見履道之從容也

紫霞盃贊 并序

紫霞盃友人鄧君宗經傳其方於越人先是邵大淵得之宋中書劉景輝景輝得之太白山異人用飲酒以療弱疾獻其法於徽宗賜名太乙宗經徵予賛之賛曰

剖丹砂割乳石杵玄金凹白壁陽遂輝方諸溢離化精坎成質規其形運乾則虛其中涵太極假靈氣薦瓊液丹田滋玉池滴九蟲遁三尸匿齊日月壽罔息啇厥功疇敢匹羽觴棄大白斥宋大觀主所懌錫以字曰太乙越之邑鄧氏逸罷斯製垂無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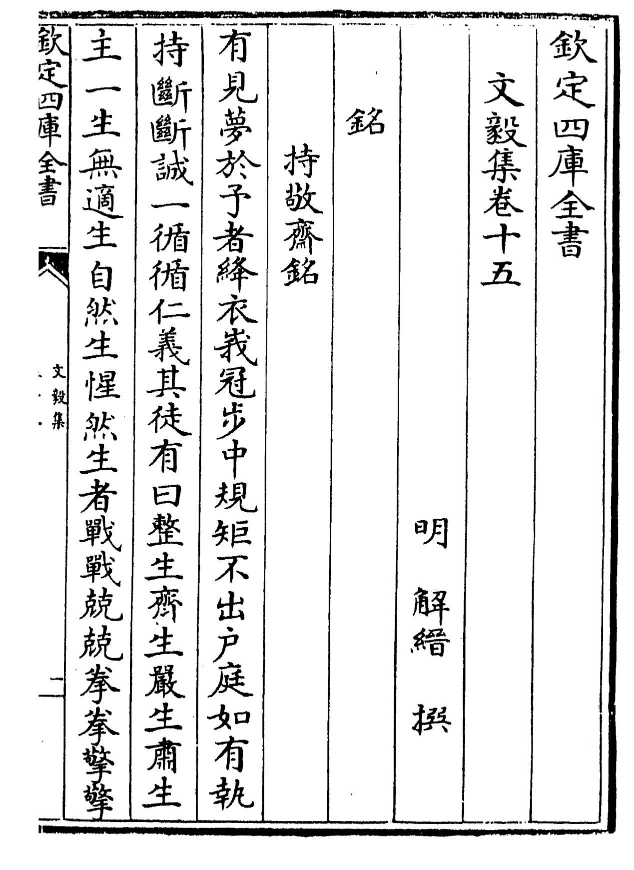
劉君南琴字贊有叙

禾川崇市劉南琴求字贊余惟重華彈五弦之琴歌南風之詩瞽瞍底豫之時蓋不以位為樂而以得乎親之心為悅者也南琴雖永感之下寧無終慕之思者乎孟子云堯舜之道孝弟而已矣南琴思所以不辱其親則無愧於字義矣贊曰

昔者大舜人倫之宗被袗鼓琴而歌南風心愉體舒善與人同於時天下父子有定孝弟之風施於有政南琴

念哉入孝出弟準琴之理太和元氣乾乾自修顧諟字
義聖賢教人毋問愚智中和動静上下一致南琴勉哉
永懷不置

文毅集卷十四



文毅集卷十五

明 解縉 撰

銘

持敬齋銘

有見夢於予者絳衣峩冠步中規矩不出户庭如有執持斷斷誠一循循仁義其徒有曰整生齊生嚴生肅生主一生無適生自然生惺然生者戰戰兢兢拳拳孳孳

洞洞屬屬然指予言曰是靈臺丹府泰然而端居者是持敬齋主人也其所持守患難不能憂富貴不能溢如匕鬯之持而雷霆有所不聞也不以幽暗自怠不以須臾自間自未始有形之前將呈乎四達無窮之後後天地先天地前無始後無終凜乎一於敬此其所持也顔冉嘗從事於斯予恍然而悟曰子之居即我之居也而孰為主孰為賓也孰紛紛而多言也嘗謹識之不敢忘焉親友康氏志高以持敬齋請銘孟子曰持其志也志

高亦志乎聖賢之學哉天下莫不有是齋也而為之銘銘曰人各有心心動為志持之則存洞屬祇畏匪若持滿尚或措之勉勉循循拳拳無替自愚而賢自賢而聖成始成終一於持敬

書

寄貝川董倫書

違遠誨言薦將十稔天涯濶異感念奚云縉率易狂愚動遭謗毀無所避忌數上封事萬言有分封勢重輔導

體輕萬一不幸有厲長吳濞之虞那哈术來歸之時欽承顧問宜待之有禮疑則勿任任則勿疑稍忤機權其徒必二此類非一後皆億中封事留中又嘗為王國用草諫書言韓國公事為詹徽所嫉欲中以危法又為文劾袁泰泰銜恨至深見嘗切齒但以不為屈膝之故竟致排誣累迹深文之語皆非律令所該伏蒙聖恩數對便殿中之以慰諭重之以鏹錫許以十年著述冠帶來廷元史舛誤承命改修及踵成宋書删定經禮凡例皆

以留中奉親之暇杜門纂述漸有次序薦將八載賓天之訃忽聞痛切之誠欲絶向非先帝之明縉亦無有今日是以母喪在殯未遑安厝家君以九十之年倚門望思皆不暇戀兾一瞻山陵隕涙九土何圖罣悞蒙恩遠行揚粤之人不堪寒苦復多疾病俯仰奔趨與吏卒為伍低佃服事誠不堪忍晝夜涕泣恒懼有不測之憂進不能盡忠於國退不得盡孝於親不忠不孝負平生學問之心抱萬古不窮之痛為天下笑為先生長者之羞

是以數嗚哀感冀皇天后土之鑒臨得還京師復見天顔少陳情悃或遂南歸父子相見即走也更生之日臨書不勝愷切顒望之至

寄蕭時徽書

去年臘盡别時豈擬至今未能得見區區復以家叔之喪觸熱瘴鄉不自持謹果得疾困爲姻親憂令兄來巳審吉履清嘉慰甚繼承惠書迺知伯啓先生亦安和殷勤念恤感媿萬千且相去無百里不承顔色又是一年

人生會晤良難可歎承借唐書前八葉傳為人借去失蕭儼傳令兄芳桂已見續當録上區區歲前請見此外不一向時有詩奉上不果今因附獻

又寄蕭時徽書

久違思念誠切春間有西行今知不果甚至至百年奚以為勞杜門隨分日足為樂不意令兄遝迋遽嬰奇禍聞之痛心不可堪忍慶門有此實大怪事天道無知乃至是耶想骨月之情固難割絶仍希節哀順變秋序向

涼必來致芻束之情庶可相見也

寄蕭子郁書

前歲還家不得一面繼聞有鼓盆之戚又丁内艱遠道難為情況今脫身瘴癘將遂北轅冀與吾兒一見不知可如願否子鼎不幸有此大變想必能一視之或可因此得會耶聞公遜有佳筆擲惠為感若中等不必也齊岳有筆在公詠處煩取遂之

家書

奉白簡夫座右縉竊禄中朝碌碌無補比來伏計山林多暇問學日新惟深慶慰向聞士之自修不以外至者為進退榮辱況覬望人成敗為勤怠者尤細人之所恥為諒高明必不懼此役也近日獨作閒有經義時有小發明口誦手編未遑遠寄積高朋從朝夫不復一一尚冀賜示少慰區區惟深察之

說

劉氏伯莊敬所說

書云王敬作所不可不敬德此周召傳心之語授之成王也而所之為義久而莫能明漢儒汨之昧如也自武夷之傳行天下戶有之學者講焉然後知學之以敬為所者誠至近而至切日用之間念念乎此一言不謹失其所一動不誠失其所一事不慎失其所所者心之所安也非敬其何以哉蓋誠者聖學之樞紐敬者聖學之始終初非二物也惟敬則安不敬則危誠則實不誠則虛虛偽不能有其所危殆不能安其所無敬無所其何

以自立於天地之間哉吾鄉沙井劉氏伯莊名敬學為通儒而以敬所自號蓋深有志於聖賢之學者也而或者乃謂周名授成王之語乃帝王心法切要之言不已夸乎余叔父璧山先生於伯莊有姻連以或者之言詰予予曰人皆可以為堯舜帝王賢聖至於途人豈有間哉伯莊而宅心處已常在於敬也若奉槃水屬屬乎其顧諟也若涉徒杠縮縮乎其有循也日用動靜語默之間又焉有過舉哉其顧名思義尤可尚也若夫儼莊嚴

肅則有見之於外者余知伯莊之學日進而內外一致表裏純全敬所之歸其將至於能誠也歟

周慎初字說

吳先生所為慎初字說一通為婣家周仲魯氏作也仲魯兄弟八人其四人者皆以魯為字蓋欲其守鈍如愚不務外也而其名曰謹故先生易其字而為之箴規言事親交友皆當謹之於始而慮其所終凡事莫不皆然其言至矣為之詩曰

君子守身執玉捧盈慎之於始永覩厥成跬步勿渝頃刻無怠一息之間或臻於壞洞洞屬屬服膺思戒謹之於朝勿怠於夕屋漏閒居中夜以惕周廟有器滿終則傾惟謹於心勿震勿矜臨深則懼履薄則危其所慎者坦道常懷始之非難終之者稀兢兢業業先哲同歸

徐氏二子字義説

徐致字景高用力推致以求合於古人也徐效字景孺效前人也

東漢之末賢士滿天下清風高節邈不可攀者惟徐高士一人是時江右得名者蓋少獨以一人蓋之也故范太史詩云嚮無徐孺子萬口薄南州士謙世居章貢非其苗裔歟兹以景高景孺為二子字以勗其成焉

劉南周別字說

永新田南劉氏其先吉水同江人今十餘世矣南周其佳子弟也其字之義取晉徧而無偏黨之私盡周旋而無砥滯之患其義善矣南周猶以為深遠也請為別字

以自朂余為之字曰咨詢取詩周爰咨詢亦斷章取義而凡人之為善者必取於人而不自用乃為可貴謙恭遜志虛巳下人不恥下問以成其美是所望也若夫異端他岐則又所不必泛咨也傳曰泛問遠思勞而無功咨詢勉之

劉君迪詢字說

永新劉南循其先吉水人也謁予為之字予惟詢字之義有所效率於古欲其取益於今也乃字之曰迪詢而

為之說使其詢於老成詢於俊彦詢於益友詢於賤庶謙謙然不自恃而務取諸人以為善其誰不樂告之以善也人雖至愚責人則明故芻蕘之言聖人擇焉南循求之古人以為未足則又取於今之人焉歸於善而後已然不可徒詢而已泛問遠思勞而無功故又在於有以行之也故不徒曰詢而必以迪為言者也迪蹈也非惟知之實允蹈之合古今人師而友之以善其身行道於人倫日用之間斯無愧於其名也迪道詢求孜孜勉

勉循循而無間吾子其勉之

李氏壺中春意書說

李氏子謙從予說醫予曰醫者意也意有善有惡有公有私有誠有偽誠則公而善偽則私而惡故君子必誠其意不誠則人誠則天故君子必體於天天人不二也故人言曰天意曰春意天無意四時之意一春意之流行也夏之意春之意漸通也秋之意春之意通而極也冬之意春之意誠而復通也是以人物皆春其稱孔子

者一則曰温二則曰温想見之者如在春風杏壇之間也稱曾點者曰春風沂水之樂也稱見程伯子曰如坐春風中也而稱醫者亦嘐嘐然曰春風杏林也皆是意也善乎人有恒言又曰生意春意所以生也醫以生人為意意與天一故醫非淺技也非淺近私偽能通其意也故為人子者不可以不知醫為人子者不知醫之意必陷弒逆之罪非細故也春秋許悼公瘧世子止不擇醫而輕用其藥藥不先嘗而誤進於君有忽君父之心

意不慎也春秋誅意謹諸微特書曰許世子止弒其君買是也其後止亦以慙憤卒意之於病亦大矣哉是故誠於生人之意醫也微有殺人者皆其醫之賊也亦足以自殺其身而已矣盧扁淳華之徒可見矣彼因意而偶致人之生也遂意其必能致人之死此意一萌而醫不及前日矣故意窮術必窮術窮而死而人不知也嘐嘐然猶曰張長沙病變一日而十二經徧不及藥也而死謂有其鬼神也不知其術窮也生意之術本不窮其

窮者因其皆不知聖賢天地之意也長沙信精於醫之術也者其病也固已切其脈而預知之預知則預防預防則萬術施而萬藥皆遍也心先亂意先窮不能居易而俟命呼吸導引調治攻鑽而愈鑿其天故以奇術致奇病也皆不誠其意戾於醫之意天之意生之意也觀於聖賢之意不容偽故其弊得其正焉得醫之意也情怒利害之私也斯人之所同病也口鼻耳目之欲喜怒哀樂之情其發皆由於意皆能以致病也怒傷肝憂傷

脾恐傷腎以怒治恐以喜治憂以意治意春意流行而醫術無窮矣謙既得其說壺中春意扁其讀書之室且畜醫方居善藥予又甚喜其曰壺中也有混淪無外之心流通充滿之意壺中為體春意為用也則舉一室如在壺中也一家亦如在壺中也一鄉亦如在壺中也衆名物如在壺中也舉天地而不外壺中其心愈廣則意愈仁善無惡公無私誠不偽也而生意也春意也天意也聖賢之意也醫者意也合而言之一也問醫之學而

說聖賢之學也非援儒入醫也醫者黄帝而後不得其說今數千年予故推本而發之庶乎通是意也邇之治心邇之事親遠之及物豈曰小補之哉

說詩三則

漢魏質厚於文六朝華浮於實具文質之中得華實之宜惟唐人為然故後之論詩以唐為尚宋人以議論為詩元人粗豪不脫北鄙殺伐之聲雖欲追唐邁宋去詩益遠矣詩有别長非關書也詩有别趣非關理也不落

言論不涉理路如水中月鏡中象相中色學詩者如叅曹溪之禪須使直悟上乘勿墮空有嚴生之論可謂得其三昧

學詩先除五俗後極三來五俗一曰俗體二曰俗意三曰俗句四曰俗字五曰俗韻此幼學入門事三來者神來氣來情來是也蓋神不來則濁氣不來則弱情不來則泛苟不關於神不屬於氣不由於情此外道也非得心得髓之妙也

詩三百篇之作當世閭巷小子能之後世之作雖白首鉅儒莫臻其至豈以古人千百於今世遽如是哉必有説矣前人之詩未暇論爰以國初枚舉之劉基起於國初極力師古煅鍊其詞旨能洗前代𩜹酪之氣僕向選其集首推重樂府古調較之近體尤勝江右則劉崧擅場彭鏞劉永之相望並稱作者

書學詳説

書肇於庖犧筆墨紙研皆古所用後世異其制爾書稱

作會紀於太常非可以刀削爲而詩稱彤管知非始於蒙恬也三者做此今書之美自鍾王其功在執筆用筆執之法虛圓正緊又曰淺而堅謂撥鐙令其和暢勿使拘攣真書去毫端二寸行三寸草四寸掣三分而一分著紙勢則有餘掣一分而三分著紙勢則不足此其要也而擫捺鉤揭抵拒導送指法亦備其曰擫者大指當微側以甲肉際當管傍則善而又曰力以中駐中筆之法中指主鉤用力全在於是又有扳罾法食指拄上甚

正而奇健撮管法撮聚管端草書便提筆法提挈其筆署書宜此執筆之功也若夫用筆毫釐鋒穎之間頓挫之鬱屈之周而折之抑而揚之藏而出之垂而縮之往而復之逆而順之下而工之襲而掩之盤旋之踴躍之澀之使之入飙之使之凝染之如穿按之如掃注之趯之擢之指之揮之掉之提之拂之空中墜之架虛搶之窮深掣之收而縱之蟄而伸之淋之浸淫之使之茂卷之慼之雕之琢之使之密復之削之使之瑩鼓之舞之

使之奇喜而舒之如見佳麗如遠行客過故鄉發其怡怒而奪激之如撫劍戟操戈矛介萬騎而馳之也發其壯哀而思之低回感促登高弔古慨然歎息之聲樂而融之如夢華胥之遊聽鈞天之樂與其單瓢陋巷之樂之意也是其一字之中皆自心推之有絜矩之道也而其一篇之中可無絜矩之道乎上字之於下字左行之於右行橫斜疎密各有攸當上下連延左右顧矚八面四方有如布陣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渾渾沌沌形圓

而不可破昔右軍之叙蘭亭字既盡美尤善布置所謂增一分太長虧一分太短魚鬛鳥翅花鬚蜂芒油然粲然各止其所縱横曲折無不如意毫髮之間直無遺憾近時惟趙文敏公深得其旨而詹逸菴之於署書亦然今欲增減其一分易置其一筆一點一畫一毫髮高下之間濶狹偶殊妍醜迥異學者當視其精微得之是以統而論之一字之中雖欲皆善而必有一點畫鈎剔披拂主之如美石之韞良玉使人玩繹不可名言一篇之

中雖欲皆善必有一二字登峰造極如鳥獸之有麟鳳以為之主使人玩繹不可名言此鍾王之法所以為盡美盡善也且其遺蹟偶然之作枯燥重濕濃澹相間蓋不經意肆筆為之人工適符天巧奇妙出焉此不可以強為亦不可以強學惟日臨名書無恡紙筆工夫精熟久乃自然言雖近易實為要旨先儀骨體後畫精神有膚有血有力有筋其血其膚側鋒内外之際其力其筋毫髮生成之妙絲來綫去脈絡分明描揭為先傍摹次

之雙鈎映擬功不可闕對之倣之如燈取影塡之補之如鑑照形合之符之如瑞之於瑁也比而似之如晩伐柯察而象之詳視而黙記之如七十子之學孔子也愈近而愈未近愈至而愈未至切磋之琢磨之治之已精益求其精一旦豁然貫通焉忘情筆墨之間和調心手之用不知物我之有間體合造化而生成之也而後爲能學書之至爾此余所以爲書學之詳說也

執筆之法昔李後主煜有云書有七字法謂之擫鐙其

法予向者論之詳矣而撥鐙以下莫若平覆此亦晉法宋元人頗尚之其法雙鉤雙挑平腕覆掌實指虛拳是也食指中指謂之雙鉤名指小指謂之雙挑掌覆故腕平拳虛故指實其大較也至於運用時亦當參用撥鐙之法

學書以沈著頓挫為體以變化牽掣為用二者不可缺一若專事一偏便非至論如魯公之沈著何嘗不嘉懷素之飛動多有意趣世之小子謂魯公不如懷素是東

坡所謂嘗夢見王右軍脚汗氣耶

學書之法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故自羲獻而下世無善書者惟智永能寤寐家法書學中興至唐而盛宋家三百年惟蘇米庶幾元惟趙子昂一人皆有師資所以絶出流輩吾中間亦稍聞筆法於詹希元惜乎工夫未及草草度時誠切自愧赧耳

學書之法既非口傳心授不得其精大要又須日臨古人墨跡位置間架握破管書破紙方有工夫張芝臨池

學書池水盡墨鍾丞相入抱犢山十年木石盡黑趙松雪十年不下樓巙子山每日坐衙罷寫一千字纔進膳唐太宗持簡板馬上書字夜半起把燭學蘭亭記總之大字須藏間架古人以箒濡水學書於砌或書於几几石皆陷

書學源流詳說

書自蔡中郎伯喈於嵩山石室中得八角垂芒之秘遂為書家授受之祖後傳崔爰子玉韋誕仲將及其女琰

文姬姬傳鍾繇元常魏相國元常初與關杝杷學書抱犢山師曹喜劉得昇後得韋誕塚所藏書遂過於師無以為比繇傳庾征西翼衛夫人李氏及其猶子會衛夫人傳晉右將軍王羲之逸少逸少世有書學先於其父杝中窺見秘異與征西相師友晚入中州師新衆碑隸兼崔蔡草並杜張真集韋鍾章齊王索潤色古今典午之興登峰造極書家之盛若張丞相華嵆侍中康山吏部濤阮步兵籍向侍中秀單翰墨奇秀皆非其匹故庾

征西始疑而終服謝太傅得片紙而寶藏之冠絶古今不可尚已右軍傳子若孫及郄超謝朏等而太令獻之獨擅厥美太令傳甥羊欣欣傳王僧虔僧虔傳蕭子雲阮研孔琳之子雲傳隋永欣師智永智永傳唐虞世興世南伯始伯始傳歐陽率更詢褚河南遂良登善登善傳薛少保稷嗣通是為貞觀四家而孫虔禮過庭獨以草法為世所賞少保傳李北海邕與賀監知章同鳴開元之間率更傳陸長史柬之柬之傳猶子彦遠彦遠傳

張長史旭旭傳顔平原真卿李翰林白徐會稽浩真卿傳柳公權京兆零陵僧懐素藏真鄔彤韋玩崔邈張從申以至楊凝式凝式傳於南唐韓熙載徐鉉兄弟宋興李西臺建中周繕部越皆知名家蘇舜欽薛紹彭繼之以逮南渡小米傳其家法盛行於世王廷筠以南宫之甥擅名於金傳子澹游至張天錫元初鮮于樞伯機得之獨吳興趙文敏公孟頫始事張師之得南宫之傳而天資英邁積學功深盡掩前人超入晉魏當時翕然師

之康里巙平章子山得其奇偉浦城楊翰林仲宏得其雅健清江范文白公得其灑落仲穆造其純和及門之徒惟桐江俞和子中以書鳴洪武初後進猶及見之子山在南臺時臨川危太樸饒介之得其授傳而太樸以教宋璲仲珩杜環叔循詹希元孟舉孟舉少親受業子山之門介之以授宋克仲溫而在至正初揭文安公亦以楷法得名傳其子法其孫樞在洪武中仕為中書舍人與仲珩叔循聲名相埒云

饒介字介之號醉翁華蓋山樵浮丘公童子亦曰介叟臨川人遊建康丁仲容壻畜之後卒於姑蘇時歲丁未

宋克字仲温一字克温吳郡人官鳳翔府同知卒於其地時洪武丁卯

宋璲字仲珩金華人太史潛溪公仲子仕止中書舍人卒於洪武辛酉

俞和字子中號紫芝山樵桐江人寓居錢塘洪武時以布衣終年八十餘

杜環字叔循廬陵人卒官水部員外郎時洪武戊辰

詹希元字孟舉新安人號逸菴丙寅訥叟幼從父官勝國至洪武初為鑄印副使後卒官中書舍人

胡布字子中盱江人得書法於宋克一云與克同受學紹興老僧

揭樞字平仲豐城人

文毅集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毅集卷十六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吳裕德
謄録監生臣徐瑶

文毅集卷十六

明 解縉 撰

題跋

明帝典題詞

惟明開天闢地正倫復義通幽達明神識睿知商周漢唐宋罔匹俊於放勲世系緒本顓頊周諸侯國於邾漢大司空浮裔丹徒句容族以顯渡江檣於泗元淳篤慶

仁祖曁陳后習夢於休靈冠黃舍止索於牟秸糖璿圜
苾薌曰食以食藥既寤齘蘭郁夙震有娠天歷戊辰九
月丁丑旦天光臨焱騰龍采登衆詑驚巳夘膨不懌仁
祖夢之寺抱拭於金人植璋於膂端寤瘳罔疚夕即焱
興夙祇於上下神靈動徵止隨陰郁有應惟不瀆歲甲
午夢江東有木天齊日輝帛書帝翱翔大平美中華齊
歲乙未渡江梃登采石遂取太平協於夢徵止坊曰升
平舍陳氏誕懿文陳媪賢夢龍見天雲光爛然具盤金

盟讙曰太子生太子生及降陳勝大抜勍兵戡定建業宥容本基帝曰咨爾善長文政文忠爾達爾遇春爾愈爾勝爾和爾大海爾璟爾惟戰惟守毋或輕於戮無彼我皆天民惟天是鑒僉曰疑衆降用劉帝曰天不違於人人敢違天惟天殄翦有衆克用感戰鄱陽日重輪愈曰以火攻疇曰庶哉俞乃言友諒卒死降十萬帝拜手稽首誓於將士曰惟無殺有戮於一人罪及爾衆衆拜手稽首曰唯命乃定姑蘇乃定閩海乃定太原乃定西

蜀縛張士誠致陳友定走擴廓降明昪四伐而天下大
定基曰惟帝天一獨禀全智文臣將臣惟成算是視雷
行電馳罔有髮不利惟天授非人力是致帝曰朕罔聞
知惟罔傾閗以私惟克誠陰陽表裏赫有明徵非心黄
屋拯生民於塗炭收天下於羣雄繼天出治經綸萬邦
由一心運量歲郊祀祇祇夔夔不敢仰視惠鮮小民一
夫不獲如灼於肌極天所覆罔不率俾帝曰爾后妃惟
居中罔有髮於外爾外戚惟畏法毋以親是恃爾寺人

惟給事掃除是司爾將臣惟出則用衆襄事則歸於第

罔以權或昵天休兹至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兹龍據

於頂不震不驚五緯聚河流清雲繡䦨鳳銜圖龍馬來

廷赤烏翔白兔見蓮並蔕木孕文屢豐年甘露降嘉禾

秀麥疊然益至於菓蔬帝勿休曰朕德罔克臻兹惟勿

怠是非祥惟災帝經文神煥聲中律度夙興夜寐克儉

克勤不修宮室不為游畋服御無華聲色不邇絶不湎

於酒受命五十載惟終始如一惟懿文開天闢地神識

睿知恊於帝佐命丕圖夙播於嶶柔輔運臣心翼從惟謙不自庸承天時行克孝克恭克儉克勤乃文乃武陰隲於下民惟至仁乃殂落民用誠若喪考妣

跋王魯齋晉唐法帖

吉文獻舊邦必有金石文字之傳往時臨江戲堂帖乃餡次莊以淳化官帖刻之今在新淦縣南溪水中絳帖已逸其半間有存者皆模糊帖近在秘府人間皆不可得見矣此晉唐雜帖數紙皆淳化官本之外金華齋一

百年前石刻也石久已不在獨此拓本有魯齋先生題識其後人文英寶藏之以示予豈惟字畫之工與紙筆之精好其一時文獻猶可因是想見也

跋王右軍法帖

右王羲之帖在淳化第六卷中宋太祖時王著定審真迹磨勒上石乃相傳云木板豈固有兩本耶及觀太清樓大觀帖乃徽宗再出秘府真跡與米芾蔡京等審定重刻上石比前又大不同想王著所摹今世無傳者雖

佳亦是翻刻耳此三帖絳帖差瘦大體則與大觀同然則今世所傳固當以絳本為上人乃不知愛甚可嗤也

跋歐陽率更化度寺碑

右歐陽率更書化度寺邕禪師塔銘石本王魯齋先生自言兒時見其兄以此臨學時二百四十餘字其兄亡後魯齋求補為全文而妍媸自見景定庚申人日所為跋如此至咸淳已巳春又得河南范諤隆興初跋尾云慶歷初其高王父開府公諱雍奉使關右歷南山佛寺

見斷石砌下視之廼此碑稱歎以為至寶既而寺僧誤以為石中有寶破石求之不得棄之寺後公他日再至失石所在問之僧以實對公求得之為三斷矣乃以數十縑易之以歸置里第賜書閣下靖康之亂諸父取藏井中兵後好事者出之搨數十本已廼碎其石恐流散浙右者皆是物也則以是為范公家本矣今又百三十年而魯齋六代孫文英寶藏之如舊比今西安府學本清勁神采相懸絶遠甚大抵書法有輕重之勢而近無

石本類皆一體填湊字内筋脉舉無存者予與他人言多不省今見此本乃知古人自有真也

跋李邕墨跡

右李邕永康帖米芾家故物也上有親跡等印芾甚為寶惜而此真本子友仁善興中進之藏之秘府今卷首唐李邕永康帖六字髙宗御書也宋亡歸於元國初流落於鳳陽某家洪武庚子余里人侯成章得之章歿後余兄簡約購求以為解氏之寶好事者可以一覽而足

兼有裝潢題識具在皆為人褫去益售其偽此真者正不須也

跋宋真宗賜楊丕手勅

按吉水志楊丕字大中宋真宗祥符八年進士為員外屯田郎改知康州據史書云大中祥符五年十二月立德妃妃聰明排羣議立之令康州進賀今此勅所云即其事也當是公知康州日無疑而州志所稱登第之年與此不合然必以史書與此勅為正此勅字畫甚佳蓋

真宗極盛之時也但不知與書三瑞之時孰前孰後耳公之裔孫某出以相示為疏所聞宋制署某日及押勅皆至尊親筆真宗與劉后坐閣中批答章奏每至中夜其勤蓋如此此勅雖未知其何人書但押勅蓋真宗御筆無疑矣楊氏子孫其寳之

跋歐陽文忠公知諫院誥命

歐陽文忠公慶歷二年三月知諫院誥一通與曾周詢等同受是命宣奉以制列御官知名者中書舍人孫抃

翰林學士吳育也其散官宣德郎勲騎都尉如故無所加也守太子中允特授守太常丞則遷守官矣知諌院事則所陞職也集賢校理先以中允充今以太常丞充故言依舊也勑旨言廣闢言路崇設諌垣宜進官聯往黍諌列通篇專諌言也誥皆文思院織綾用吏部主事印其文則中書舍人選書令史所書歸顙時平生誥命分與子姓此誥是與廬陵尉房收者後贈直秘閣諱澈之祖遷居撫州遂遂攜以往今秘閣之八世孫齊以太學

生修書禁中出以相示為之俯仰太息或人論公思頴而忘吉者或人所不知也近歲常遣人尋訪公墓在今河南錫州新鄭縣思賢鄉巍然獨存但蘇子由所為神道碑中經焚燒稍剥落耳聞其傍居民及頴上舊居公之子孫皆無在者獨吾邑水西迹符南山白沙螺陂二房實出公長子發之後發之子興世兄弟高宗南渡隨駕來仕為太平守赴都堂給符據還鄉今此符據及公拜參知政事封三代誥勑俱存迹符真象在螺陂又有

發授殿中丞誥一通存泰和蜀江則公之族房也公之子孫散居吉之九縣者尚多而頗上乃無之豈公有遺命使居吉歟公之行義文章非後學所能贊一辭者獨旌述其不忘鄉里之意以告其子孫且解世之惑者云

跋蔡端明謝賜御書真迹

予嘗讀蔡端明文集載其所上謝賜御書詩一首後有答詔時宋仁宗皇祐四年距今永樂四年丙戌三百五十有餘年今存此卷當其時所上真迹必藏之秘府此

詔當在彚聚文集者故得之詔之存亡不可知而此本不知何時流落人間然遞遭兵火中原多故公此紙獨為人所愛惜夫豈惟其書之善哉彼若蔡元長父子書非不工偶有傳者人必不能以此易彼且論之者非有慨然而歎則必醜詆之矣又安能如此書之合口一辭敬羨而無間也嗚呼書之美惡不誠係於人也哉

跋蘇文忠公書

書之為藝非他藝比也歷世聖賢重之蓋宣人文施治

化述六經應萬事經天緯地不能外此至百千萬年日用而不可闕者豈他技藝之可比哉是故自庖犧作書契三皇五帝無不在於書者世遠不能得見其迹古文尚書與世傳石刻亦彷彿其萬一皆非繆妄者矣周人善篆書孔子為人作題扁大字觀闕里林前硯延陵季子墓石可見矣漢晉唐宋帝王皆學書漢光武帝章帝晉武帝元帝唐太宗宋太宗高宗其尤也當時臣庶多能書者杜度張芝鍾元常王逸少歐虞褚薛蘇黃米蔡

其尤也其志工於書也豈徒為人觀美哉蓋天之文與地之文人之文一也景星慶雲人皆仰之精金美玉人皆寶之繆惡之書見者賤之觀且不暇何以垂世傳遠哉余嘗患世之不能書者不自咎其拙惡而以書為末技藝籍口也蘇文忠公大節表著文章妙天下其書師顔魯公規模淳厚筋骨隱映古意渾成中藏至巧如周鼎秦鐘使人可愛固可以破愚起懦於千百載之下余既躭學古人書於文忠公此紙寶之不啻珙璧書之所

進他日安知不與古人並傳哉余姑識此為之兆云

跋蕭定基神道碑

右荆國王公所為蕭公神道碑一通樹立墓次歸屹猶存今屬吉水縣中鵠鄉故舍之原碑為端明學士蔡君謨書以御史之行荆公之文端明之書動人耳目模脱固多御史十二世孫某懼其久而訛舛也斬予重書此紙或刻之石又可俾益久遠但碑稱武寧令仕李氏考其官誥則楊氏乾貞其曰李氏蓋誤也郡志御史後有

廬陵郡侯之贈則在此碑之后故不及載云

跋蕭服侍郎印歷

此宋吏部侍郎蕭公諱服政和間除授尚書吏部員外郎考功印歷也吏部歷官事已具宋史本傳予嘗觀其伴遼語録已深有靖康之憂惜哉公之早世也其孫仲素又視予此印歷為之憮然使公當執選靖康羣小何由得進

跋王仙都手書

翰林王君文英寶其六世祖仙都令手書諸葛孔明初見先主問答羊祜平吳疏王朴獻周世宗策冦準澶淵出師事謂之碩畫以寓其有為之志其子魯齋裝治為卷為之題識時淳祐庚戌二百九十有七年於此矣太史蘇公謫仙都不以白其兄丞相致成功業予謂當孝宗之時無幾可乘吳文正公嘗有云志欲有為時未可為處丞相之時然後知其難耳宴安一隅夫豈豪傑之本心哉不然則古今天下無可遺恨之事矣悲夫有時

可乘者不可以不為無時可乘者亦不可以強為碩畫之傳於後世英雄識世務者尚知所擇焉可也

跋文信國公手簡

按廬陵自宋季惟崇政殿說書歐陽公守道以程朱學倡東南而須溪劉辰翁心遠方峯二聶先生最稱高弟先有聲名方峯諱濟而心遠即吉甫也文信公厥後方事歐陽公則於吉甫固同門而吉甫又先故此書尤致其敬其故可考也

再跋催請書

聶繼善方峯聶先生之七世孫也間以家譜求予序予家與聶氏世好相仍而方峯又為余族祖秀發公子壻方峯姪以道仕元至廣東宣尉廉聲著於天下嘗從秀發遊為子弟往時信國文公與其賓客故人書札或藏於家兵燹無遺獨此二書副本猶存故謹書而歸之繼善

跋羅神童詩卷

虞翰林負豪偉不羣之氣蓄經經緯史之學出乎蟬聯軒冕之家而際乎豐亨豫大之時文章禄位自有空天下小宇内之意平生詩文何啻數萬獨此詩為羅先生作葢題其歸來窓也想慕高風杖履相從之語非一時深交遽能使之降其尊大致其殷勤景仰如此神童公之高風百世之下可想見矣神童今有孫子澄僑居吉水故墅遺墅規模俱存然皆不能如舊觀之足以動人獨子澄為予誦此詩且言虞公江鄉往還後必過從更

書氷雪相看四大字刻石猶存尚使予慼然而仰悠然而思也世間何物足以傳不朽哉虞公先祖丞相雍公與先世荆南安撫公伯翔少保公善長御史都總制元整俱事宋高宗皇帝而先祖太史公真我在元京相與莫逆自雍公至其身與予家五世交遊遺文無一存者重可感也予所以尤愧於子澄之能憶此說也

跋楚奇劉公與丘氏書并梅南劉公跋

鄉先生楚奇劉公仕元終廣憲貳死節於贑近日予過

其處父老猶能言之此前一紙其所與鄉親戚丘氏則書也前後書名及奉啟等字皆親筆蓋此時以江州守萬洪都機務叢冗時也然猶諄切敬謹如此亦可見前輩誠實之風矣後紙乃肇慶守梅南劉先生跋語叙公事甚備蓋其子作詰所書民則令子思昜出以相示予感二劉公皆先君子之友而作詰教學中相與交甚厚今皆不可得見矣而此二紙之傳非但可為丘氏之寳江鄉前輩之風即千百年間欲有考者豈能無取於斯

歟

跋浮雲公墨跡

歐鄉劉旦文昌錢漢濱公之外孫也昔嘗來文江從翰林張公伯頴游持其曾大父楚奇翁詩文一帖示予觀之其文詞古淡意氣雄偉忠君報國之心隱然在於言表千載而下休光遺烈耿耿而不磨者也旦讀書鄉庠受業名師他日擢高科登顯仕益以見劉氏之不乏賢也矧其序之於前者皆名公鉅卿猶之金石絲竹鏗鏘

於鈞天之奏桓圭衮冕從容於廟堂之上讀之令人起敬旦其勗之哉遂書此以發其繼志之誠俾其保愛斯文以傳諸不朽

跋金幼孜所藏劉仲修書

清江自范太史以攻詩之餘兼力於書趙吳興常推之以為不可及國朝來仲修劉公奮然拔特鬱為一時宗尚固不在范公下也恨其命與時違卒陷非辜如陳子昂之幽没而天下少知者甚可痛惜公初與先世交游

三十年今又獲見幼孜所藏則又知為幼孜先友也兩家子弟撫卷慨然

跋蘇太史書柴宗禮傳

縉受學於太史蘇公平仲誦習其文知公之文必可傳世也今夏官主事柴君謂先處士君行雖不下於古人徼太史之文亦安能卓卓表見如是哉按傳處士君之友金用賔本括人侍父官游因家於杭元末嘗仕矣已而内附遂不仕徙家義溪宗禮家近焉從假牛種耕植

以養母家益削而守益固或以其困也勸之仕終不出喪其母久而不克舉葬日夜號痛人不忍聞宗禮方請為舉葬之用賓竟以哀毀卒其妻亦死宗禮慟哭告其朋友故舊出財力立舉三喪葬之又負畚鍤親與其子封樹會大雪手僵不顧也嗟乎此宗禮之義誠可於古人中求之而其責用賓之朋友故舊有曰用賓在時諸公敬重每不惜千萬錢供具為宴樂用賓未嘗赴今用賓死獨不為舉其家三喪則平日敬重者皆偽耳宜乎

用賓不肯與諸君宴樂也由是人人感動處士君重乎友誼亦工於言語哉傳又言予不識處士君聞其義延與相見容止草率言未既不辭竟拂袖去不知者謂縱恣禮法之外不知此乃所以為處士君也嗟乎其於太史公尚如此則其傲睨一世高視曠古豈不可想見哉太史公謂特立獨行之事非特立獨行之人不能為余謂非特立獨行之文不能傳太史公之文之必傳於後無疑也

跋雪月軒篆額

右雪月軒三篆字前中書舍人宋君仲珩書也仲珩諱璲金華宋學士景濂先生仲子能詩歌而小篆之工國朝第一初學㜸子山行草書而篆師張有講宋秀子吳志淳孫子林朱孟辨及見太僕危公乃令師獻之行草而篆法以李斯為宗嘗見梁朝有草堂法師墓篆字奇古及吳天璽中皇象書三段石刻皆真跡觀之至忘寢食遂悟筆法絕出流輩學士君亦甚愛其書每見佳處

便曰寫老夫名足可傳世矣此三字余友蕭君世英得之余猶及見有學士姓名印識蕭君與余别幾二十年中間亦播遷南北兹幸會於桂林復以相示則姓名印識不知為何人裁去蕭君甚惋惜之俾余追書其事以示後之人若夫雪月名軒則有賢士大夫詩文所以稱美蕭君而勸之備矣余但祝頌君之必有以副其所期耳

跋朿端智拙逸卷

衷端智萬安人寓於永新高子龍先生之子婿也先生没後高氏益落端智經紀其家甚至葢忠厚之意有可嘉者今其卷名拙逸豈少陵所謂用拙存吾道歟抑用濂溪拙賦之意歟豈大巧若拙歟總不外淳朴之意豈惟可以示之終身又將以遺其子孫也

自跋臨劉山陰書後二則

仲修劉先生文章識量節槩凜然不慕聲利國初徵集賢禮書嘗拜官以曠辭宋公景濂極畏服之其生平交

友若季大父求我禮部侍郎曽公得之文學掾金公守正皆鄉里莫逆也今劉先生無後人曽氏亦落寞獨予家藏其手書若干卷數年離家亦不知存否矣此為金公書贈方壺道士詩金公令子幼孜寶藏每以示予為好事者持去情不能已遂俾予書之并識歲月傳之後世古人交友之際可以想見也

右山陰劉先生為守正金先生書所作詩一篇而又加跋語先生令子幼孜侍講每寶惜之為人持去請

余重寫以見前輩交友同志文章如出一已相善而不相忌如此昔歐陽公作集古録序歎無君子之知已以梅聖俞先亡不及見為恨今幼孜復俾予書豈謂拙書之可傳哉亦使其子孫又見予一時相與之情耳初不論其書之工拙也

跋簡約兄所藏樵舍舟中書

書莫難於楷法而小楷尤難吾少時極用功至今未得其妙近見唐人墨迹逈皆略重想其用筆亦甚高通篇

顧盻精神是可為準則也予此書頗慕之而筆不如意樵舍中書墨是廣信玉山周家製頗堅細有黑光簡約兄得此古經紙有年矣因寫淵靜傳一首寄回今年丁亥二月予南歸簡約又付予將赴桂藩六月持赴京還至今九月二十八日樵舍舟中始得滿卷中有處士墓表筠澗輓詩再雜帖數首真行草書小楷略備蓋周迴水陸數千里時經五六年然後得此以見事之難成類如此後之子孫寶藏之毋忽是先世之遺德在焉

跋趙松雪墨梅

趙松雪蚤歲喜畫墨梅印以水晶宫圖書因渊中有瑪瑙寺或戲以為對後遂不用此圖書而梅亦少畫聞之高竹間云李常近得此紙有錢選舜舉跋語其為公早年畫無疑及覩公所題二首追懐惋惜未嘗咎其少作之不工者蓋其才情超逸下筆過人有自得之妙亦必有自得之趣固不足以盡識公之為人然亦可想見公之為人矣李常其永寶之

跋楊補之墨梅

予鄉先輩楊君補之世家清江所居蕭洲有梅樹大如數間屋蒼皮鮮斑繁花如簇補之日臨畫之大得其趣聞以進之徽廟徽廟戲曰村梅因自署奉勅村梅更作踈枝冷蘂清意逼人惜徽廟未及見也南渡後宫中以其梅張之壁間有蜂蝶集其上驚怪求補之而已物故不可得矣其平生耿介不慕榮利故不俯仰時好人不得而知也侍郎王君得此絹與中作正其奉勅村梅已

後晚年得意之筆重可寶也

跋存耕堂記

今國子祭酒胡公若思所為存耕堂記為清江劉子耕作藏子期年矣昕舒夕諷燈前酒邊發明心學有味其言世之能存心者或寡而又以鹵莽耕之不力之咎為田之咎比比皆然故書此於記後以歸子耕但能存者有種斯穫無肥磽之異雨露之不齊也

跋思紹堂記

杜聘君清溪先生予鄉道學士也常至其所居烟雲臺清流白沙竹溪森然而故址蕪没為之悵然聞其故老云子孫有居閩中者欲見而不可得今觀思紹堂記然後知德基為聘君曾孫而記乃鄉先輩周君子治所作歷序聘君師友之盛而江右為多德基豈能忘情哉且方以教官入選相見當有日必思有以慰予之夙心者德基豈能忘情哉

琴逸軒跋

予歸自詞垣復之臨桂通家子胡端方持其琴逸軒卷請予序其後匆匆中不暇為之聊塞責數語以副其意吾想子之寓意於琴也或焚香煮茶掃石待月一鼓則泠然再作則澹然若萬丈銀河一瀉秋壑半空翔鳳九臯鳴鶴其於五音之旨趣不可勝數而董宗器一記亦庶幾得之矣今子豈以此為隱逸乎吾願子毋怠厥志他日出膺盛世羽儀天朝蓬萊之音與子一奏躋天下之民於泰和仁壽之域中然後可也勉之勉之

題安義卷

義者天理之所宜利者人情之所欲惟能安於義則不至於利矣良輔勉之

題縛筆帖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書一文藝爾非得善筆羲獻復生無所用其巧吾尋常欲作佳書為傳後計非陸穎筆不可陸穎本農家而善縛筆長子尤能知筆之病次子亦能縛筆而不廢農事樸茂尤可喜農隙時讀書農

時手自耕種古者士大夫皆然風俗日薄遂不肯為爾

文毅集卷十六

附録

內閣學士春雨解先生行狀

公諱縉字大紳一字縉紳姓解氏其先居鴈門唐金紫光禄大夫琬之孫禹為吉州刺史因家焉其后世有聞人曾祖辰叟宋漕舉進士永豐主簿祖貞我元進士判安福州終東莞縣尹父開先號筠澗國子生元贈叅知政事母高氏進士灞雪高公之女也公生洪武己酉十一月初七日未生時母夫人夢老人以深衣大帶授之

覺而異焉已而生公因取以為名公生而秀異穎敏絶倫為嬰兒時母夫人畫地為字以教之一見不忘父亦奇之每賔客過從公在提抱間有問輙對聲皆成文由是衆亦異之七歲能屬文書過目成誦如流為詩調操筆立就往往出奇語先輩罕及焉稍長益肆力於學日記數萬言父子兄弟切磨講貫自為師友通五經尤長於易書時縣令姑蘇沈士行聞公及其妹壻黄金華俱有名遂邀為縣庠生自是文思大進若水湧山出峥嶸

浩汗不可名狀一時名公鉅儒折輩行與之交洪武丁卯年十九與兄綸暨金華試江西皆中選公以年少魁江右士由是聲名籍籍明年春試禮部三人皆登進士第太祖皇帝嘉其年少穎異顧語廷臣曰解氏二子一壻並為進士非有賢父其能致是乎嗟賞久之公遂與黄金華皆為中書庶吉士嘗應制春雨詩養鶴賦操筆而成造語奇崛太祖益愛之其為庶吉士日造中秘書因得繙閱所藏古今天下之書由是意會心融而其中

宏博深窈弗可涯涘時中書舍人詹孟舉以書名世亟稱公書有法而用筆精妙出人意表遂相與講求古人書法悉得其要領當時有得其片紙隻字皆珍藏什襲不啻重寶上以其親老二子皆仕特賜歸省暨還朝改授江西道監察御史歲庚午詔近臣有父在者皆得入覲時公父年八十餘即日上道及謁見太祖深加禮遇因憫其老特命公歸侍以終養焉公至家事親之暇閉户讀書率意為古文其於性命道德之奥諸子百家之

說以至佛老方技之書靡不研究其造詣益深矣或半
酣興至落筆數千百言倚馬可待未嘗創藁人以太白
擬之二親相繼以沒既襄事用大臣薦起為翰林待詔
壬午之夏太宗皇帝入正大統首咨文學老成德望重
者有言公即名至親加勞問公應答敏捷無所凝滞一
時詔勅號令頒布四方皆出公手於是上深眷遇之拜
翰林侍讀學士其在職日侍左右論思獻納多所俾益
永樂甲申春建儲東宮慎選進以道義之說輔以聖賢

之學從容啓沃匡益為多焉上方鋭意稽古禮文之事詔修列女傳永樂大典諸書公為刋定凡例删述去取并包古今蒐羅隱括纎悉靡遺公在朝專備顧問言論剴切無有所隱彌綸黼黻之功不可殫述其薦拔人才引進善類惟恐弗及歲丙戌以事出為廣西布政司叅議未幾復調交趾公至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南夷安之乙未正月卒於北京享年四十有七娶徐氏繼陳氏子男二人長曰禎應次曰禎亮女一人適上

涑胡世恒卒之日其平生交處及從游者相與具棺殮樵厝公於郊外丙申姻家子通判高原始歸其旅櫬窆於仁壽鄉灞溪株山之原公生而秀朗目光如水才具衆長學貫千古上既信任苟有益於國家雖違衆而行無所顧忌四方之士為時所推許者甄拔無遺公退一室蕭然惟留心翰墨揮洒忘倦言笑竟日不為崖岸其所著有白雲藁東山集太平新説凡若干卷其平生行能可見者若此而其中之所蓄淺見薄識之士有不能

窺其際也因具列如右以竢立言君子有所采焉奉議大夫左春坊大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兼修國史門生曾棨狀

朝列大夫交趾布政司叅議春雨解先生墓碣銘

嗚呼此解公大紳之墓葬二十有二年矣其友楊士奇始克序而銘之序曰解氏先居鴈門唐同州刺史琬之孫隱為蘄州司户叅軍始家廬陵之同水鄉叅軍六世

盛遷吉水邑中世有科第至諱夢斗宋太學上舍生生諱應辰元高安縣學教諭生諱子元舉進士授安福州判官兵亂守節死生閑先號筠澗娶高氏進士若鳳之女公之父母也公諱縉字大紳自幼穎悟絶人五歲父教之書應口成誦七歲賦詩有老成語十歲日誦數千言終身不忘十三盡讀四書諸經貫穿其義理老成不能難也而文思溢發十九舉江西鄉試中第一洪武二十一年會試禮部中第七廷試讀卷者以所對策言論

過高抑置第三甲時兄綸及女弟之夫黃金華同登第
太祖高皇帝喜其一家三人出仕授綸禮部祠祭主事
公與金華皆中書庶吉士日侍左右甚見愛重閒暇數
名兩人議論考其所學一日諭公曰爾試思當今施政
所宜直述以聞退即具奏大槩言陛下得國之正非唐
宋所及取天下於羣盜救生民於塗炭徐定燕都市不
易肆而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皆處之有
法矣不邇聲色不殖貨利不為遊畋皆逺過漢唐宋之

君而無愧三代聖王矣惟願喜怒一聽於天理而推誠任使不以察為明又言陛下拳拳於畏天畏鬼神治民治强暴然畏民者畏天之本治心者治民之本又言令不必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太繁則民翫法司近有朋姦罔上倚法為姦二條下人殆難措手足矣又言御覽之書宜集唐虞夏商周孔及濂洛關閩之言隨事類别以備勸戒又言六經殘缺莫甚禮樂宜正禮經及訪求審樂之儒作樂書又言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

祖宜備七廟之制太常非可以肄俗樂又言僧道之壯者宜絀之使復人倫經咒之妄者悉火之以杜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科絶鬼巫破淫祀以底善治又言進人當擇賢否授職當量重輕今大誥有不為君用之罪則仕者不復擇矣又言古者鄉隣善惡必記今雖設申明旌善二亭而無黨庠鄉學之教互知之法雖嚴訓告之方未備宜取古人治家睦隣之法若古藍田吕氏鄉約及今義門鄭氏家範布之天下世臣大族率先以

勸旌之復之為民表率而致治不難矣又言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而近世狃於晏安墮城池銷鋒鏑諱言兵事以為已治天下一旦或有不測之虞何以為備宜勅有司以時整葺寛之歲月守以里胥額設弓手課之射教民以農隙兼習兵且乞設武舉以收英才又言宜廣鄉校前代多有書院有學田有貢士莊宜修復以教養賢士又言極刑之禁慮有遺才給配婦人恐傷節義既奏上嘉其識正公素與兵部尚

書沈溍不合誣奏公入部堂索皂隷語嬉慢非禮上慮公優閒怠逸即除公江西道監察御史盖以繁劇玉成之也時都御史袁泰怙勢家人横恣諸道御史欲糾之無敢執筆為章者公揮筆直就歷舉其過章上雖曲宥泰而一時多其直上又慮公少涵養將為衆所傾名其父至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者晚成其以而子歸益進其學又諭公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其歸盡心於古人后十年來朝朕大用爾遂侍父歸公天分高

又感上大恩歸益自勵而造詣深矣數歲高皇帝上賓

公趨赴臨權臣忌公者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歲餘

權臣黜召還以為翰林待詔太宗皇帝入嗣大位首索

公既見置諸左右深信任之時朝廷詔敕與凡大制作

咸出公手每預密議寵眷加厚陞侍讀數月陞侍讀學

士奉訓大夫上初與武臣等二三人議建儲文臣惟金

忠預皆靖難時股肱也武臣咸請立皇第二子高煦謂

其有扈從功上不聽福等叩首請不已終不聽遂召預

議事已定然秘未發明年冊仁宗皇帝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進公翰林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奉議大夫又明年福等所初議頗泄於外高煦素不樂公言於上曰藩府之舊無泄者其縉泄之遂出公為廣西布政司叅議授朝列大夫又以李至剛言公怨望改交趾八年入奏事時車駕已出征北國至京師見仁宗而歸車駕還高煦言解縉瞰上遠出覲儲君徑歸無人臣禮遂徵下獄後三年以病死獄中素所交游出資斂之外姪高建

春歸其柩葬之高氏公死後家徙邊仁宗皇帝臨御特赦還而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從子禎期為大理評事公仕前後不十歲為庶吉士再歲御史未滿歲為學士四歲兩贊外藩皆席未暖初修高皇帝實録及永樂大典皆為總裁考會試者一讀廷試卷者二聲名在天下籍甚敦孝友重義輕利遇人憂患疾苦輒隱於心苟可用力盡意為之篤於故舊及名賢世家之後喜引拔士類或誚其汎愛者終不為變襟宇濶略不屑意細故

而表裏洞達絶岸崖雖野夫稚子皆樂親之求文與書者輻輳率與之無厭倦意或言有不當與者笑曰雨露豈擇地而施哉且孰不可與進者不畏彊禦承運庫官張興恃寵而橫嘗笞擊人於左順門公過之叱興曰御座在此爾敢違犯禮法乎興雖怨公然不敢出一語俛首遽斂退同官治職事或有失誤公在上前率引為己過明哲知人太宗常與論羣臣御筆書蹇義等十人名命各疏於下十人者皆上所信任政事之臣亦多與公

善而具以實對於義曰其資重厚而終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而不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黃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而能持廉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因問公建文所用諸人對曰此皆洪武中人

才往事不足論也遂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宏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后十餘年仁宗出其所奏十人者示士奇且諭之曰人率謂縉狂士縉非狂士向所論皆定見也公之文雄勁奇古新意疊出叙事高處逼司馬子長韓退之詩豪宕豐贍似李杜其教學者恒曰寧為有瑕玉勿作無瑕石書小楷精絶行草皆佳其卒以永樂十三年正月十三日春秋四十有七配徐氏有賢德子男二長禎應卒徙所次禎亮

孫男女各二人太宗皇帝初名翰林七人入内閣其三出廬陵公與胡公光大及士奇也三人相與厚而相知深今獨士奇在胡公墓上之石士奇書之公墓石未有書其可不書銘曰

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壓之不虞楩楠百尋其才之蟲寧見捐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欣快何泯没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溪　解公没光大約余各為文字未及為而光大歿余

初為解公傳去年得周恂如所錄公洪武中奏對槀近得禎亮將來世譜又改傳為此文雖於公平素磊落軒豁意度有未悉然所為可傳於後者在此不在彼也遂以授禎亮禎亮淳篤有為今幸蒙天恩悉還其故廬園田則奉親敬長之餘一志於進學進德庶幾稱公之子而亦以副吾輩之望禎亮勉之

解春雨先生祠堂記

予興氏曰五百年有名世者是時戰國以捭闔之術黃

鼓人心子輿氏以王道自任故惓惓王者之興然當戰國猶知有尊周遺意在未有如季元羣奸竊據視戰國時尤甚則所需王者之興名世之輔豈孟子時可擬萬一哉仰惟我高祖開天立極成祖入正大統天日重朗當時所稱名世元輔自青田金華諸君子外舍吾邑解公無出其右矣太祖當時豈不知公詔公父攜歸曰吾與爾誼則君臣恩同父子十年之約蓋欲相公也成祖立極即問解先生何在竟首相公蓋仰體高祖德意而

公竭知盡忠凡一切大典禮大制作大經畫悉出公摹畫匡襄左右黼黻皇猷者悉出公手植鉞轂邊塞刑獄工作之類悉出公拮据有入而告主出而不能語人者秘而不傳天下不可一日無我二祖而二祖一日能少公哉迺公以争煦不軌事得謗而謫而死至今補天浴日之手沉埋鬱塞嗟乎此藎臣弼士至今為公仰屋長嗟也歟世或以公憂世似沅湘奏事類宣公得君後相似張齊賢詩歌類青蓮草聖類鍾王不知誼之憤激太

白附永王璘齊賢不聞相業何似而公佐二祖之功即忠宣處猜疑之朝其言不能竟十之一視公不可同日語而以藝視公者猶之窺天以管也必不得之數矣吾吉州相業宋稱歐陽子今稱楊西昌然西昌由公進者而歐陽子在宋朝文彩標致與公相當然自夷陵貶後翱翔皇路被口語不少公直以身殉國未五十卒天假以年得展其末路三楊拜公下風何疑予獨恠仁昭二廟業悉公究詔公家所遺戍諸子孫纍纍歸寧後不聞

有一人為公請謚請復原官即公子奏績仍原職豈當時諸老忌公才不無宿恨於中亦或多默默自守庶幾明哲保身之義歟今起家詞林以知故而得美謚者衆元標請公謚於朝今相國東阿于公昔掌大宗伯業有成言忽以讒忌出元標南竟寢嗟乎諸公忌公生前并忌公身後何説然公名世之功與相二祖天壤俱斃者必不能泯公故有祠在邑城東門祠而未祀元標請於當道始得祀祠故無記元標不揣鄙陋因公嗣人請輒

述公之崖略以誌碑陰敬為祀神曲三章佑以祀

迎神曲八解

天弓張　岳靈判　雲漢迴　列星降　圖為龍　書為璧　成霖雨　作舟楫　秩日崇　穀日富　功其全　造物妬　往肇申　今司神　寶璐煜　蘭芬紉　佩陸離　冠岌岌　辭帝閽　虞淵出　乘東維　騎箕尾　曰何之　祠予跂　烟縹緲　雲霮䨴　望明河　金翠蓋　靈之來　半在天　瞻髣髴　忽在

前

降神歌八解

廟肅肅　禮雍雍　登載豆　犧錯綜　神弔矣　燿
圭瓚　縮包茅　芬膋鬯　吉蠲饎　牖之下　神耿
耿　何為者　鷹留夷　吹參差　何以侑　鷺于飛
儀抑抑　壬有林　茁戩穀　且樂湛　文水清
螺月明　意佗傺　氣縱橫　太平頌　故山麓　旐
繽紛　香馥郁　若在上　若諏咨　錫純嘏　無不

宜

送神歌八解

熛其燎　胙其受　禮云周　樂云篤　神之駕　不少憇　轉龍旂　驂鶴轡　度咸池　紲閶風　絶莽蒼　入雲中　潢水停　春宫閟　祠栢存　空菽芾　來如疑　返如慕　享唯馨　神豈吐　貽嘉猷　丕丕顯　澤瀰深　化瀰遠　劒履珍　尚方賜　千秋思　有嘉謚　戒爾後　綦綦葉　式明德　永不

忒

萬歷戊申歲季夏月婣家後學鄒元標頓首拜撰

明閣學記

解縉字大紳世居鴈門厥後家吉水遂為吉水人曾大父應辰元高安教諭應辰生子元子元生開先開先生縉縉生而英悟奇絶五歲讀書七歲讀詩十歲日記數千言十九舉江西鄉試第一洪武二十一年計偕如京師考官劉三吾閲卷極其稱賞聲名大振與兄綸暨女

弟之夫黄金華同舉進士皇祖親加簡拔選緡及金華
為庶吉士讀中秘書日侍左右特被寵眷一日寓大庖
西室諭之曰爾試舉今日施政所宜直述以聞緡即草
以進其略曰陛下得國之正非唐宋所及取天下於羣
盜救生民於塗炭命將出師皆受成筭不假良平不倚
信布女寵外戚寺人藩鎮之患消融底定不邇聲色不
殖貨利不為遊畋又遠過漢唐宋之君而無媿三代聖
王矣夫令出惟行不宜數改數改則民疑刑不宜太繁

太繁則民玩令好善而善不顯善者未必蒙福惡惡而惡日滋惡者未必蒙禍臣願篤惇信之本加慎獨之功喜怒一聽於天理存養無間於須臾夫人君不以察為明元首叢脞則股肱惰萬事皆隳矣人君惟以德為政帝德罔愆則衆志應天命用休矣今畏天畏鬼神矣而畏民則未至治民治强暴矣而治心猶未極臣願畏民為畏天之本治心為治民之本祭不必瀆受無咎之福神不必勞享無為之治經正則庶民興故孟子詛詖行

息邪説臣願上泝虞夏商周之奥下及濂洛關閩之傳釋老之壯者驅之復於人倫經咒之妄者火之絶其誑惑斷瑜珈之教禁符式之條名不正則言不順故賈生定官名易服色臣願明經制任諸侯王於衆職推恩義以待百執事於一體大臣不施辱罵屬官不加捶楚夫禮義不興非所以恊神人臣願祀天宜復掃地之規尊祖宜隆七廟之制祀列聖於太學祀孔子於諸學而又訪求審樂之儒大備禮經之缺夫險要不防非所以保

國家臣願開武舉以收英才擇關隘以屯重鎮額設弓手課之以弓弩兼教民兵習之於兵農而又時申戒飭之令特重官守之防夫風俗不正非所以示民趨臣願仿藍田呂氏鄉約及浦江鄭氏家範率先于世族以端範則夫田稅不均非所以厚民生臣願行授田均田之法擬常平義倉之舉積久以歲月以豐財賦夫臺綱不肅非所以勵清要長風采今御史糾彈咸承密旨未聞舉善惟曰除奸臣願去朋奸倚法之條使民有所恃而不

恐夫賢路不清非所以勵頑鈍奬忠貞今椎埋嚚悍布列朝省朝捐刀鑷夕擁冠裳臣願遵鄉舉里選之法使民有所勸而為善願陛下推愛臣之心愛天下推待臣之心待萬民幸垂鑒焉奏凡數千言上嘉其識時兵部侍郎沈溍忌縉才誣其狎侮胥隸上慮其中傷即拜江西道監察御史值都御史袁泰搆害張昶怙勢恣横諸道御史莫敢糾其非縉執筆起草力詆其奸狀又代虞部郎中王國用論救韓國公李善長寃疏上又慮其涵

養未至名縉父諭曰才之生甚難而大器晚成其以而
子歸益進其學又諭縉曰朕於爾義則君臣恩同父子
其歸益盡心於古人後十年來朕大用爾未晚也縉侍
父歸感恩勵志所造益深矣高皇帝升遐縉趨赴臨權
臣搆害謂赴臨非詔旨遂謫河州未幾名還入為待詔
一日於宮中披覽建文時羣臣所上封事千餘通命縉
編閱有關政治者留覽餘悉焚之文皇靖難雅聞縉名
拜侍讀學士階奉訓大夫初開文淵閣簡用七人備顧

問以縉為首諭之曰爾七人朝夕相與共事鮮離左右朕嘉爾等恭慎故在宮中亦屢言之然恒情保初易保終難朕常存於心爾等亦宜謹終如故庶幾君臣保全之美縉對曰陛下不以臣等淺陋俯垂信任敢不策勵圖報上喜各賜公服又曰皇后欲見爾七人命婦其即赴柔儀殿見之永樂二年八月己丑縉呈大學正心章講義上覽之至再諭之曰人心誠不可有好樂一有好樂泥而不返則欲必勝理若心能靈静事來則應事去

如明鑑止水自然純是天理朕每退朝默坐未嘗不思
管此心爲切要十二月進文獻大成賜宴禮部是歲文
華寶鑑成上賜皇太子諭緡曰朕皇考訓戒太子常采
經傳格言爲儲君昭鑑録朕此書稍加充廣益以皇考
聖謨大訓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法誠能守此足爲賢
君昔秦始皇教太子以法律元帝授太子以韓非書帝
王之道廢而不講此所以亂亡朕此書皆大經大法卿
等兼輔東宫從容閒暇亦當以此爲說庶幾成其德業

他日不失為守成令主後纂脩高廟實録及永樂大典
命縉為總裁官先是上與淇國公丘福等二三大臣議
建儲諸臣咸謂高煦有扈從功上意未决召縉密議縉
對曰立嫡以長繼曰好聖孫宸衷頓悟事遂定立仁宗
為皇太子高煦為漢王加縉為學士兼右春坊大學士
陞奉議大夫未幾丘福等泄初議於外高煦知之憾縉
獨深遂譖於上曰潛藩舊臣無泄者其縉泄之時又以
所得交趾議建郡縣縉議曰自古化外之民反覆不常

但令奉正朔效貢職覊縻之而已不可以為郡邑因是忤旨乃坐縉廷試讀卷不公罪出為廣西叅政既而禮部尚書李至剛誣縉怨望改交趾縉以夷人新附撫綏安輯不失其宜繼以禮樂制度漸次化導南人至今為立廟祀之八年入京奏事時車駕北征皇太子監國縉伏謁而歸高煦聞之又譖縉私覲儲君無人臣禮復竄交趾之化州檢討王偁在謫所邀與同趨廣東之化州縉復上言請用數萬人鑿贛江上大震怒徵逮詔獄拷

掠備楚遂死獄中子禎應禎亮舉家戍邊縉禩宇濶略

絶無城府喜引拔士類為御史家居時見楊士奇所作

㚖曰此公輔器也邂逅與語遂特疏題薦他如曾棨等

二十八人俱所奬進太宗常命縉評諸臣縉以實對於

蹇義曰其資厚重中無定見於夏原吉曰有德有量不

遠小人於劉儁曰雖有才幹不知顧義於鄭賜曰可謂

君子頗短於才於李至剛曰誕而附勢雖才不端於黄

福曰秉心易直確有執守於陳瑛曰刻於用法而能持

廉於宋禮曰戇直而苛人怨不恤於陳洽曰疏通警敏亦不失正於方賓曰簿書之才駔儈之心既奏上以授仁宗曰李至剛朕洞燭之矣餘徐驗之仁宗嘗問建文所用諸臣縉曰皆洪武中人才往事不足論因問尹昌隆王汝玉對曰昌隆君子而量不洪汝玉文翰不易得所惜者市心耳後仁宗登極出所評十人者示楊士奇曰人謂縉狂士今知非狂士也特宥其家還自謫所官其子禎亮為中書舍人至世宗因江西撫臣之請詔允

建祠神宗追謚曰文毅楊士奇銘其墓曰千里之足越國過都或一蹷之不虞楩楠百尋其才之蝨寧見捐於匠輸郁乎紛紛五采承日競瞻望以忻快何泯滅之遄疾干將地下其神不死尚有光華天漢之渓廖道南曰縉負奇氣抱儁才意興所到肆筆成章水摶蛟蚪陸剸犀象淵乎其不窮浩乎其有餘其自視何如者而高皇網羅英俊智屈羣策當時翊運元臣雖親如善長貴如惟庸廣洋近侍如安如濂如觀如素雷霆所擊罔不震

惛繆以一少年上匡西萬言疏批鱗逆心罔所諱忌而
聖度優容令其進學才難之歎猶可想見規模真宏遠
矣名旋河隴踐歷清華密贊建儲有故老舊臣所不及
知獨斡運廟謨措神罷於盤石視古英哲何以加諸然
沮征交趾力抗權倖卒罹於讒莫之敢白悲夫贊曰董
子三策賈生萬言誓日邅迴朔風孤騫繆也奇才國士
鮮儷遭際真龍逆鱗弗諱河朔既竄日南再遷魂飛湯
火殄瘁疇憐迄我神宗載揚偉績潛光益彰照耀方策

原跋

公生平著作甚富有白雲稿東山集太平奏疏若干卷流播人間不盡收拾兼以迭罹青蠅蒙禍殊酷愈多散亡矣明天順年間金城内翰黄公諫情切景仰雅意蒐羅得古今體詩傳記等文腋集成帙一時中貴暨藩臬諸公咸争捐貲謀為鋟刻至若寳慶揮使姚公深以闡將而倍切信從亦聞而生慕慕而樂為梓焉於此見公之文章本諸性道有足感動人者然

攷其所得大要皆公西謫及交廣歷覽之作其於生平十未三四嘉靖壬戌會遵化古松段公來江省弔古采言將刻其遺文以傳世同邑念菴羅公偕從孫桐緝録成卷梓諸海内迨明末世際板蕩復遭兵火原刻業經灰燼延今七十餘載矣公之道德勲庸奚藉於是然精光不可久蝕至寶亦宜公世悅懈為嫡裔過佚前光欲表章而未能懼朽蠹以重罪爰不揣庸陋重為編輯補其遺漏訂其訛謬次其後先勉付

梨棗經始於丁酉菊月成於戊戌長至兩閱冬而功

幸畢俾公之文章與公之德與功而並垂不朽云

大清康熙戊戌年黃鍾月長至前一日十世孫悅薰沐

跋

先文毅公經濟才識卓絶古今載之史册者詳矣生平詩古文辭久已流播海内吉光片羽莫不奉為鎮圭然晚遭讒搆蒙禍殊酷加以時事遷移不無文獻凋殘之感幸一輯於前明侍講黄公再輯於念菴羅公至我朝康熙戊戌伯父腴堂先生更加裒集雕閞既成遠近懇求者甚衆板印日不暇給迄今將五十年梨棗漸成蠹簡字畫脫落幾於亥豕魚魯之誤韜自慚不敏未能克迪前光顧皇皇大文奕世為昭而為之後者聽其朽

蠹不復修輯非惟無以仰對先公亦何以垂示來裔也爰與弟姪輩取舊簡訂其訛謬重付梓人惟期後之子孫隨時而新之則幸甚

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仲夏十一世孫𩣡謹識